

# 高原徽韵

□ 合肥 日月

2018年5月10日,我应邀赴松潘参加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活动。

松潘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有着浓郁的西域风光,属典型的高海拔地区,境内地形起伏显著。其中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九黄机场海拔3800多米,县城海拔2850米。据史书记载,松潘为古梁州西北境,商周时期为古羌民族繁衍地,为古蜀国蚕丛氏活动的中心区域。蜀人立国后为蜀领地,秦灭蜀后设立湔氐道;西汉元鼎年间置松潘为湔氐道,属汶山郡;唐武德元年置松州,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十五,唐太宗将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亲就是经松潘进入西藏,至今千年古城城门前还矗立一座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雕像。

在汶川特大地震中,这座千年古城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安徽举全省之力,紧急对口驰援松潘灾后重建。10年前的6月28日,我就是奉命第一批赶赴松潘,参与组建安徽省驻松潘县对口援建办公室,并担任省援建办副主任。一到松潘,我们冒着一次次余震危险,克服着高原缺氧常人难以想象的险阻,天天吃着烧不熟的饭菜,投入紧张的灾后重建家园各项工作之中,建灾民安置房,建医院、建学校、修公路、架桥梁、打隧道……恢复重建各项民生工程,迅速在地震灾区一个个拔地而起,一个个开工建设……

10年过去了,再次踏上这片热土地,感觉格外亲切和激动。虽然我在省援建办只分管援建宣传工作,但上什么援建项目都需要上会研究讨论,所以对援建的所有项目,比较清楚。有的绘制图纸时就参会会审过,有的在实施过程中策划过宣传,有的起初还是我提出动议的。

在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算是松潘县历史文化博物馆这一项目,省援建办在与县委县政府会商新

县城建设规划时,是我提议建一座具有徽文化元素与藏羌文化融合的安徽援建标志性项目——松潘历史文化博物馆。理由是松潘有着厚重的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其中,有两大文化与安徽有着深厚的渊源。对此,我临离开援建办回单位工作之前,专门写了一份援建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分别报送给省政府有关领导和松潘县委,供决策参考,一下子就引起了省有关领导和松潘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共鸣。在新县城建设规划时,县里专门预留了一块黄金地段,用于博物馆建设。省援建办和松潘的相关同志知道我对这个项目建设十分关注,还不时地给我发一些建设进度的图片,让我及时了解情况呢!

松潘,这座千年古城,不仅透彻出浓烈的明朝古韵,同时在历史上早就与安徽结下不解之缘。

据《松潘县志》记载,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朝大将军丁玉平判后,挥师北上,进驻松州。丁玉大将军认为此地是西羌边陲军事重镇,并指挥构筑城防,古城城垣全长6.2公里,高12.5米,厚度30米,城防规模宏伟而坚固。丁玉大将军一边修筑城防,一边上书明朝开国皇帝、安徽历史名人朱元璋,建议在松州设置军卫,朱元璋接上书后,立刻批准设立了“松州卫”。后来朱元璋又将今若尔盖境内的“潘州”并入松州卫,称“松潘卫”。现松潘县城北面山顶上还留有当年丁玉大将军修筑城防的遗迹,城门楼上的“大唐松州”四个大字也是安徽当代名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挥毫题写的。

红军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8万将士1935年5月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北上长征,途中的爬雪山过草地,走的就是川西北松潘、若尔盖一带的雪山和草地。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实为泥质沼泽。由于

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渚水。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红四方面军在过这片草地时损失惨重,有不少皖籍红军将士就壮烈牺牲在松潘这片草地里。当红一、四方面军在松潘毛儿盖会师后,冲出重重包围,才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

汶川特大地震后,安徽省又在第一时间各路援建大军紧急驰援松潘,帮助松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些,都是安徽与松潘的源远流长。用松潘普通百姓的话说:“松潘是安徽的第62个县。”在我们当年参加援建人员眼里,松潘早已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此次重返松潘参加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活动,是应四川省政府邀请,安徽省派出10名同志作为援建代表团前往松潘参加纪念活动,我十分荣幸地名列其中。

这一天,我从合肥飞抵成都已是下午13时20分,与早先到达的援建人员代表会合后,乘坐一辆中巴车,经都江堰、汶川、茂县,前往松潘。一上车,松潘的同志们就告诉我,当年由我提议建设的松潘县历史文化博物馆,不仅成为一道雪域高原靓丽的徽韵风景线,更为重要的还是承载着松潘充分展示“四大文化”成果和安徽援建风采的一个窗口。

车到松潘,已是晚上21时了。天,下着蒙蒙细雨,冷嗖嗖的……但是,刚一下车,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藏族姑娘就迎上来给我们敬献洁白的哈达,等候的相关人士也迎上来和我们热情拥抱……我的内心升起一股回到家的暖意来……

# 又见胡杨

□ 合肥 王张应

又见胡杨。西出阳关,于敦煌鸣沙山下邂逅胡杨。倘若胡杨不出示“名片”,我极有可能认不出它是胡杨。第一次见胡杨是在十多年前。时在金秋十月,地点是内蒙古额济纳。那次旅行是由一位摄影家发起,同行者十余人,于国庆节后自合肥飞抵银川,而后从银川坐了一整天汽车才到达额济纳。

不得不佩服摄影家的眼光,于最佳的时间到了最美的地方。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北部边缘的额济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林木茂密、水草丰盛的绿洲,是河西走廊以西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1950年之后几十年间这里生态恶化,额济纳河上游来水量锐减,绿洲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即便如此,额济纳河畔还是留存了许多古化石般的胡杨,成为这座沙漠小镇最富吸引力的风景。几番秋霜后,胡杨绿叶渐渐变黄,一时间满树金碧辉煌,构成世间少见的美丽景观,惹得无数“行行摄摄”之人不远千里万里而来。秋天的额济纳,已成为摄影家的天堂,来自五湖四海的镜头,在一段时间里一齐对准了额济纳的胡杨。

十多年前那个秋天,我在额济纳先看河边的胡杨,后又看了远离河水的沙漠胡杨。深秋的额济纳河,水清却浅,河面不宽,水流平缓。据说,千年之前的额济纳河是一条河面宽阔水流浩渺的大河,在如今额济纳镇附近积了一块巨大的水面。唐代诗人王维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的便是当年额济纳日落景观,诗中“长河”即额济纳河。我到额济纳时,只见大漠未见长河,额济纳河其实只是一条林中小溪。因有溪水,两边胡杨们便生存于特别幸福的环境之中。至于“长河落日圆”,兴许在额济纳别处河段还能见到吧。

那天所见胡杨树已遭霜打,树冠顶梢,少许叶子是绿的,其他叶子都黄了。风吹树动,胡杨树上金黄的叶子纷纷飘落,沙沙坠地,林间沙地

上积了厚厚一层带有成熟香味的鲜黄落叶。站在额济纳河边,天是蓝的,水是清的,胡杨是黄的。许多游人迷恋于水中倒影,一个个站在岸边拍摄水中胡杨。摄影家当然不会满足于大自然馈赠的美丽景观,他还会于静景之中增添一些鲜活元素,来丰富他的摄影作品。比如,那次同行有一位红衣女子,她时常是镜头前的主人公。那天,在河边胡杨林里,摄影家给红衣女子导演了一个镜头,让女子作跳跃状,周围的人在镜头视野之外朝她抛洒从地上捧起来的胡杨树叶。她那灵动的身姿与额济纳飞扬的黄叶,构成了那个季节最美妙的风景。

那次,除了河边胡杨,还去看了沙漠中的胡杨,它们便没有额济纳河边胡杨幸运了。远望沙漠,触目惊心,极似刚刚停止搏斗的战场,一片狼藉。胡杨们有的活着,有的半活,有的死去,有直挺挺地站立的,也有倾斜着身子的,还有蜷缩卧地的,一群残兵败将,情状惨不忍睹。看这些胡杨,人会想到这片沙漠只是后来才有的,原先此地也是有水有草有树木的地方。这些活着的和死了的、站立的和倒伏的胡杨,似乎印证了有关胡杨坚韧顽强的传说——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

十多年前的额济纳之行,加深了我对胡杨三个“千年”的印象。回来后想写点文字,记录在额济纳看胡杨的感受,迟迟未动笔。直到前些时,到了甘肃敦煌,在鸣沙山下,月牙泉畔,与几棵胡杨树不期而遇,才促成了这篇文字的诞生。跟上次不同,这次是在初秋,离霜冻时候还早。那几棵位于月牙泉水面西南岸的胡杨,还是一副精神抖擞、生机勃勃的模样。

看了标签,那几棵胡杨并不年轻,都有百余年树龄。看胡杨树地形地貌,很显然,那地方原先是浸泡在水里的。水面渐渐萎缩,让那几棵胡杨树高高在上,远离了月牙泉。躲避初秋烈日,站在胡杨树荫里。嗅着月牙泉水送来的缕缕清凉,忽然闻到一股莫名的气息。那气息,让人想流泪。

# 郭博其人、其德、其艺

□ 凤阳 宫开理

郭博其人,太和之根,六十年代初而曜世,二十世纪后而成名。幼年好学,不愿故耕。少小离乡闯荡四海,成年恋都久驻故宫。始学绘画而发奋,后研书法而持恒。精棋艺、习诗文,兴趣广泛,通古玩、识珠宝,技法超人。立身江湖而雄魄起,貌端出众而威仪生。吾与郭博相识很晚,但感情很深。省散协聚代表三届选举,吾与汝参其选喜得副任。共携手、志相投,为散协效力;开文风、搞活动,团结同仁;研工作、讨艺术,不分彼此;做大事、统思想,形同一人;聚文友、谈辞赋,同榻而语;写诗文、撰其稿,勾勒心声;影相随、心相印,无话不言。

前些年,吾办刊缺少经费,出杂志、望赞助,担保熟人;不谨慎、寡思谋,误入圈套;黑心客、卷巨款,天涯藏身;害得我吃官司工资填债。郭悉事、跋千里,亲往探朋,踏中都、访其故,慰友宽怀;为解难、找古董,夜寻宝真;废寝食、穿街巷,售宝救友;舍己宝、自亏负,得全他人。观其行,真好像叔牙再世、又好比杨角哀为友舍命。看当下物欲横流道义甚少,竟出现抛钱财友福山仁。佩郭博,常思其德、感其行暗自泪淋,思年久书其稿未能成章,今偷闲得便提笔成文。

三百方视,福山其人,一级美术师,书画领航人。忆当年,初为李可染蒙启,后墨山大师门生,受黄苗子之点化,艺坛耀眼新星,而立跃入方家之列,不惑艺佩大家之称。郭博福山,悟性天启智,返璞归其真。《水墨印象》,风格清新,淡而有痕。矩墨有守,静穆稳沉。构图层次多变,入笔五彩墨分。繁复深邃,散淡韵神。横笔皴染破规,自创独特之风。开当代国画传承之新纪元,拓时代独辟书画之艺魂。

郭博先生,才艺精湛,识宝技能彼深。不管是古代青铜器俱,还是和田玉佩,不管是前朝书画,还是陶瓷檀根,入眼识真伪,过手知价衡。郭博书法,妙笔生花,其奥无穷。《龙马精神》四字一挥而就,一笔龙马腾云,字中有画,墨隙传神;《童子拜观音》是他创艺之佳作,点墨成童子,下笔出观音。美感超群,视字惊魂,百看不厌,字中有神,此创艺,新颖步世,妙笔显文。真乃推陈出新之妙笔也。福山郭博,书法登峰,画绩累累,善撰诗,竟显超群才智,壮年誉满乾坤。